

儿童文学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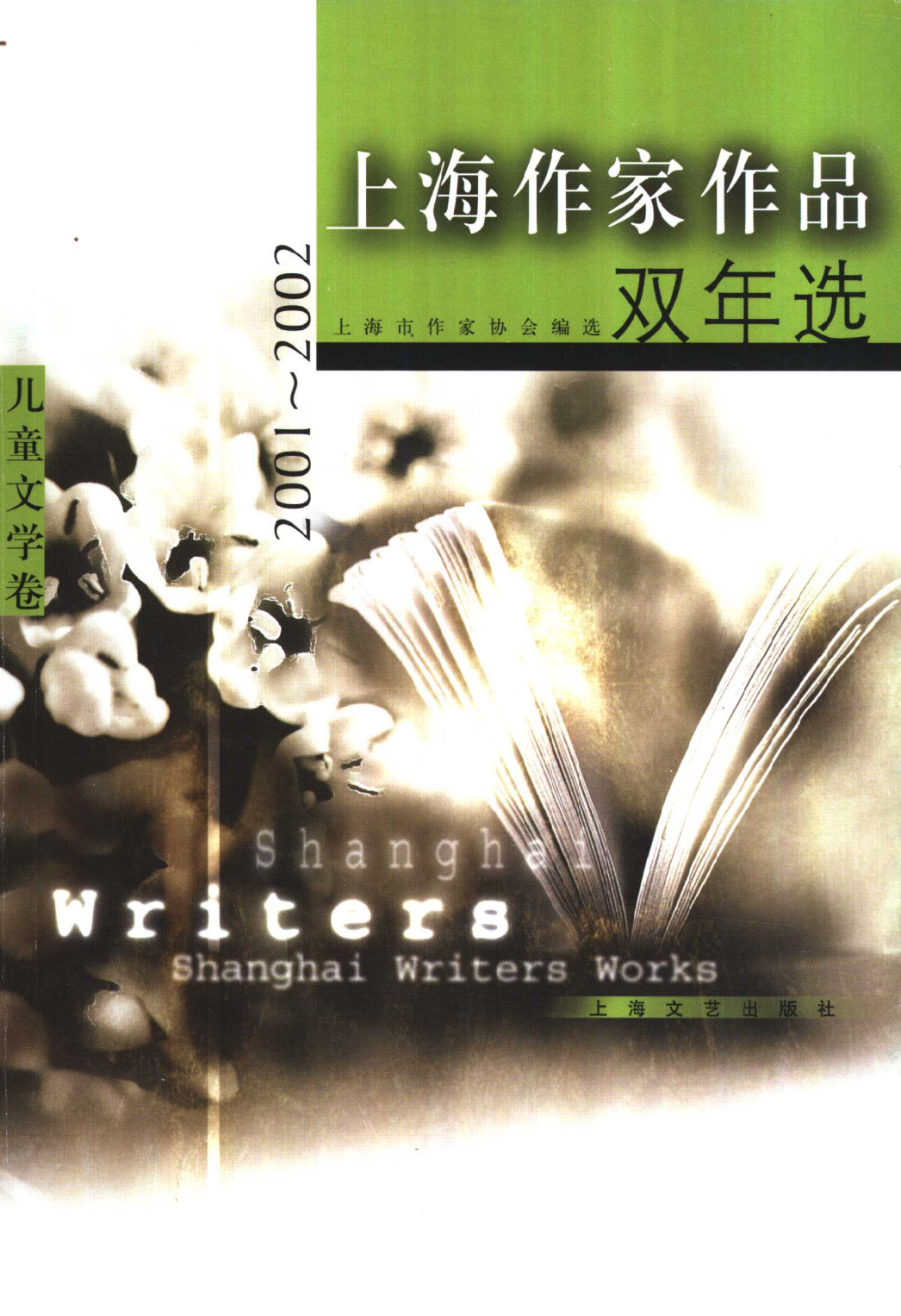
2001~2002

上海作家作品 双年选

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

Shanghai
Writers
Shanghai Writers Works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

上海作家作品 双年选 2001~2002

主 编 王安忆 任仲伦

副主编 叶 辛 褚水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

编委会

主 编 王安忆 任仲伦

副主编 叶 辛 褚水敖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明 王纪人 邓伟志 孙 逊 孙 颀

汪天云 张秋生 陈思和 季振邦 郑宗培

赵长天 赵丽宏 夏仲翼 秦文君 曹 阳 臧建民

总 序

任仲伦

提议编选上海作家年度作品选,这是基于两种思考:一是为当下着想,为关心上海文学创作的读者,提供一个整体阅读的机会,以便他们在比较完整的背景中,欣赏上海作家创作的群体风貌,或欣赏各个作家新的文学贡献。二是为历史考虑,为未来研究上海文学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双年度报告。同时理想主义地遐想:从 2001 这个年份开始,希望通过今人和后人持续不断的编撰年度作品选,最终构成整个 21 世纪上海文学发展年轮。这本来是很浪漫的想法,但经过作家协会同仁的踏实工作后,第一部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诞生了,也就是说,走出了第一步。

上海文学(创作和理论)在整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国文学版图上标示出独特的色块。上海作家每年贡献着上千万的文字,贡献着各种样式的优秀作品,并以个人的名义,产生着文学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品散落在全国各地,散落在海内外,收起来不容易,拢起来亦难。现在用双年选的方法,把主要作品收拢起来,就像开个同学聚会那样,就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中见面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和全面评估上海文学创作的平台。

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丹纳先生研究艺术,研究艺术家,他有一个固执的见解,就是艺术不是孤立的。要了解艺术大师,需要把许多作家集中在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比如莎士比亚,初看起来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但是在他周围聚集着许多优秀的作家,如韦白斯忒、如福特、如本·琼生,都用同样的风格和同样的情感写作,都有同样突如其来和放纵的情欲,都有同样奇特而又辉煌的文体。虽然莎士比亚最终成为这个艺术家族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但是,通过结识他身边的写作群体,至少可以了解当时的艺术趣味,了解当时的艺术风尚。丹纳喜欢研究森林,或者说,他喜欢把树木放在整个森林中去研究。也许待到若干年后,或者若干个若干年以后,人们也可以在我们这套作品选中,看到的是这一群大同小异的作家,写作着一个大同小异的时代生活。但至少在今天,我们阅读到仍然是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个性。各个作家摆着自己的姿态,写着自己的故事,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作家们赖以区分自己身份的标志。艺术这个东西,拉远了看,其实是大同小异;走近了看,又各个面目不一。

这套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洋洋数百万字,涵盖着小说、诗歌、散文、理论、古典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影视剧创作等文学领域,记录了上海作家近两年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其中活跃着一批上海优秀作家的身影,也有着许多普通会员作家奉献的佳作。人们只要认真阅读这些作品,就可以清晰看到:上海作家依然保持着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依然保持着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依然保持着人性与人情的追求,依然保持着对真理与学识的崇敬,也依然保持着无拘无束、各自为阵的创作个性,也保持着写

什么和怎么写是自家事的艺术孤高。上海作家内心喜爱平静,很少发誓与发愤,很少宣言与宣传,平静地生活,平静地写作,平静地拿出凝聚着内心体验的作品,平静地聆听来自读者的声音。不少作家凭借着其中的优秀作品,对城市生活与生活着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并不浮华的影响。文学写作(创作或理论)本质上是寂寞的,它更多的是使用眼睛与心灵,很少用嘴巴。多用嘴巴的作家,往往不是优秀的作家。

感谢所有作家的贡献,感谢各卷主编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的努力。自信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它的意义与价值随着时间流逝,会体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完整。

2003年6月16日

目 录

任仲伦	总序	1
-----	----	---

— 小 说

谢倩霓	不曾改变的呼吸	1
任哥舒	感觉很好	13
张 洁	人间烟火	20
黄修纪	流浪狗	29
程逸汝	松绑	36
李仁晓	“竞争”很累	39
郑开慧	五彩鸭	44
萧 萍	青青艾草间	49
周 锐	周双宁 狼先生是黑手党吗	64
秦文君	郎郎	79
彭 懿	妖孽	98
殷健灵	天米和廖廖	128
任大星	收起你的刀	151

二 散文、报告文学

梅子涵	在回头的路上看见·····	175
施雁冰	老街的夏天·····	181
陆梅	马不停蹄的忧伤·····	187
简平	沈晟遥和她的摄影世界·····	204

三 童话、寓言

鲁克	豚鼠告状·····	210
徐建华	头戴小红帽的黑鹅·····	215
张秋生	在田野上捡到的开心·····	219
张弘	地球 儿子老弟收·····	223
嵇鸿	冰雕姑娘·····	235
戴达	咩咩·····	240
庄大伟	赤膊鸡说应该叫他咖喱鸡·····	256
达世新	发电发出来的小小冒险家·····	265
方崇智	举重冠军的秘密·····	275
洪敬业	老虎屁股摸不得·····	277

四 诗 歌

任溶溶	什么叫做幸福·····	278
于之	一双象牙筷·····	281
萧萍	狂欢节:女王一岁了·····	283
魏滨海	校园渔汛·····	287

圣野	孩子的世界	289
朱效文	少女组诗	292
唐小峰	我的话是颗子弹	297
东达	想念小梅	299
孙愚	我有位写童话的爷爷(外一首)	301
常福生	小山羊请客	305
王志冲	月亮姐姐最爱美	306
张秋生	伞儿撑起来	307
孙毅	不知几比几	308
张铁芬	造楼	309
程逸汝	画圆圈	310

五 低 幼 文 学

野军	小老鼠土豆儿	311
刘保法	亲吻地板的蛋糕	316
林颂英	布吉熊的魔匣	319
郑春华	一只斑点狗	321
森海	歪来歪去的高房子	323
陆弘	斑点狗的画	325
简平	小捣蛋皮多	327
张弘	兜兜和半层楼上的魔法小阿姨	331

谢倩霓

不曾改变的呼吸

自己竟然能与陈羽飞成为同桌，李红艳真是喜出望外。

陈羽飞，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像轻盈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啊！哪里像自己的名字，李红艳，要多俗气有多俗气。据说生她的时候，家里院子里的鸡冠花开得正旺，红艳艳，肥嘟嘟，爸爸随口就给她取了个“红艳”的名字，还很得意地说：“女孩子叫红艳，蛮好听的。”

院子里长鸡冠花的家，当然是乡下的那个家。现在那个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李红艳和爸爸妈妈，差不多半年前就从乡下搬到了城里。

李红艳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书包放到新座位上，坐下以前，对陈羽飞讨好地一笑。

陈羽飞嘴角动一动，算是回答。

陈羽飞原来的同桌随父母出国了，一直一个人坐在最后面的插班生李红艳就幸运地补了空缺。

对于陈羽飞的冷淡反应，李红艳并不在意，她相信妈妈的话：以心换心。从小，妈妈就一直这样教导她：好好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好好地待你的。

对于妈妈,还有爸爸,李红艳都是很迷信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初中毕业生,在以前的乡下,初中毕业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李红艳的爸爸妈妈能够发财。他们是靠养水产发的财。发了多大的财,李红艳不清楚,反正她家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李红艳也交了一大笔转学费,插班到现在的这所中学念初二。

坐在陈羽飞的身边,不时偷偷地看一眼她洁净细致的侧画像,李红艳真是觉得非常快乐。自己终于有同桌了,而且是这么出色的同桌!李红艳并不太在意陈羽飞对自己的冷淡,谁让自己身材粗粗,皮肤黑黑,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入流呢。不过,自己一心地对陈羽飞好,她最后总会对自己也好的吧!

一下课,李红艳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陈羽飞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飞离了座位,飞到最后一排齐力的座位边,毫不掩饰地大声说:“阿齐,周末我们去钓虾好不好?”

李红艳怀疑自己听错了。钓虾?钓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还要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呢。

阿齐,也就是齐力,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是班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夸张地耸耸肩膀,说:“钓虾?哪儿有虾啊?是坐火车到乡下去还是乘飞机到海边去?”

陈羽飞娇嗔地在齐力手臂上拍一下:“真是老土!绿女神饭店最新引进的休闲项目都不知道!就在饭店底层啦,人造大水池,里面放的是泰国沼虾,个儿很大的,很好钓。钓上来的虾,可以在饭店当场加工,当场品尝,是不是很过瘾?”

“这主意听起来还不错,算上我。”赵天说。赵天是齐力的同桌。

李红艳知道,他们几个,另外再加上几个次要人物,是班上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成绩灰不溜秋,在班上却极有市场。他们

是班里的时尚谍报员,所有最新的流行,最新的“星”闻,都是从他们嘴里传播出来的。而陈羽飞,是这个圈子里的精灵。

有时课间,远远地看着陈羽飞像一片真正的羽毛一样快乐地舞动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李红艳会非常迷惑。以前在乡下,成绩是最重要的,所以,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成绩优异的左朴能够一直占据班级甚至年级宠儿的宝座(他现在不知道好不好?李红艳有时候很想念他)。

而在这里,成绩优秀的同学当然仍是班里的宝,但他们沉默寡言,除了考试或参加什么竞赛,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引人注目。反倒是陈羽飞他们一伙,是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里的亮点呢。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课间跟他们打交道,听他们说今年的秋天将流行什么,王菲和谢霆锋闹姐弟恋等小道新闻。有一次,邻班的两个女孩为王菲到底大谢霆锋几岁争论不休,来找陈羽飞,陈羽飞非常权威地说:“十一岁!”那气派,那架式,唉,真是让李红艳满心地羡慕。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上,李红艳忍不住轻声问陈羽飞:“你们明天真的要去钓虾吗?”

陈羽飞有些意外地看她一眼,说:“是啊,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去休闲的。”

“休闲”这个充满情调的字眼终于使李红艳下定了决心,她说话变得有点儿结结巴巴:“我,我想去看你们钓虾,不知可不可以?”

看着李红艳满脸的羡慕和惶恐,陈羽飞嘴角浮起一丝含义不明的笑容:“你?可以呀,随便。”

李红艳拿不准陈羽飞到底是高兴她去还是不高兴她去。但不管怎样,她答应了,李红艳因此非常感谢她。

说实话,到城里几个月以来,李红艳一直过得很不快乐。在

班里，她没有一个朋友，她一直一个人坐在后面，连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班里的女生各有各的圈子，每一个圈子都牢不可破。她插不进任何一个圈子里去。

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李红艳的思绪有时候会突然跳到以前乡间的教室里去。那时候李红艳经常眉飞色舞，女孩子们围着她，争着看她戴的会叫的电子表，或者新奇好看的玩具。李红艳一向是很大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试用她的新东西。有时传来传去，弄丢了，李红艳虽然很心痛，却也并不责怪谁。不过，左朴是很少加入这种试用的行列的。有时李红艳特意将一支好看又好用的圆珠笔送给他，他也只是笑笑，却不肯收下。这时李红艳就会骂他：“死脑筋！”左朴也不生气，仍旧只是笑笑。

有时候呢，女孩子围着李红艳是问她数学题。李红艳以前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成绩仅次于左朴。她甚至与左朴一起代表学校到县里去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呢。

不过现在，她的成绩有点跟不上趟了。这里进度不一样，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一样。有时老师一高兴，讲起城里话来，李红艳更是听都听不懂。反正，李红艳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就像塞满了稠稠的糨糊，搅都搅不动。

自己以前竟然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之一，这件事想起来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

李红艳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的李红艳是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书，却并没有看。

星期六的早晨很安静，似乎整个住宅区的人都在睡懒觉。阳光已经出来了，在离阳台一点点远的地方快乐地流淌着。

妈妈正在踏着脚尖晾衣服，听见她叹气，回过头来问她：“艳艳，怎么啦？”

李红艳说：“没什么。”想了想又说：“我下午要出去，跟我们同学去玩。”

“跟同学去玩？艳艳你在班里交上朋友啦？是男的还是女的？”

妈妈兴奋的神情令李红艳感动。她知道，其实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她，妈妈甚至想将她再送回乡下去。“还是乡下人好。待人实在。”妈妈说。但爸爸不同意，爸爸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总是要走出来的，迟出来不如早出来。”

李红艳回答妈妈刚才的话：“男的女的都有。领头的是个女同学，很时髦的，在班上很有地位。她现在是我同桌呢，跟我关系很好的！”说到后来，李红艳不知怎么吹起牛来了。她的脸有一点红。

妈妈没注意到她的脸红，她一迭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时髦的城里女孩都懂事，见识广。你要多跟她学学。”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来：“带点钱在身上，城里的孩子，花钱都很大方的，不要让人小瞧了你。”

临出门时，李红艳又在自己平常存下来的零用钱里拿了一百元。绿女神饭店她是知道的，一座带后花园的四星级酒店，李红艳从来没有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花费，还有什么泰国虾，一定也很贵吧。总之，多带点钱在身上，可以壮胆，以防第一次就在陈羽飞他们面前丢丑。

李红艳特意比约定的时间晚去了一刻钟，因为她害怕一个人呆在陌生又高雅的地方。

迎着他们走过去时，李红艳感到自己脸上的笑有点像是刚在冰箱里冻过，又平板又僵硬。齐力首先发现了她，他毫不掩饰地“咦”了一声，这一声“咦”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目光里全是惊奇和意外。

李红艳尴尬地停住了脚步。陈羽飞没对他们说我要来吗？

她抬眼去看陈羽飞，陈羽飞的脸上居然也是一副吃惊的样子，她一定只将李红艳的话当成耳边风，没想到她真的会来的吧。

还好，她立刻就露出了笑脸，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休闲行列。”

她这一说，别的人也都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李红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穿着白制服、带着红帽子的服务生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根精致的钓竿、一小碟新鲜鸡肝做成的饵，和一只装有清水的小白瓷盆——用来装钓起来的虾。

李红艳别扭地坐在有着精致扶手的白色休闲椅上，将装好饵的钓竿小小心心地伸进清澈见底的池水中。很大的泰国虾就那么呆呆地、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李红艳突然觉得这样的钓虾方式有点好笑，甚至有点装腔作势，一切都一目了然，没有了一点点等待中的猜测和兴奋。

以前在乡下，钓鱼、钓虾是在水草掩映的小河里进行的。河里有没有鱼呢？有没有虾呢？有多大呢？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只有真正钓上来才能明了。那种猜测、等待和焦虑，才是垂钓者的最大乐趣呢。

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个小时，李红艳才钓上来六只虾。别人的战绩也差不多。陈羽飞甩甩头发，说：“不合算不合算，一个小时三十块钱，等于一只虾要五块钱呢。”

李红艳这才知道这种“休闲”的价钱。她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一个小时三十元确实不值得，不仅不值得，简直还有点莫名其妙。但好歹比自己预想的要便宜多了，自己带的钱绰绰有余呢。

齐力潇洒地冲不远处立着的服务生打了一个响指：“买单！”陈羽飞快速地瞟了李红艳一眼。

李红艳急忙掏口袋，一下子将二百元钱全部掏出来了：“我这儿有钱。”

“呀，你带了这么多钱呀！”陈羽飞凑过头来。

李红艳有点迟疑地将钱递给她。

“嗨，这儿有钱！每人三十，六个人一百八，还可以找回二十块钱零头呢。”陈羽飞朝齐力飞舞着手中的钞票。

服务生接过了陈羽飞手中的钞票，走向账台，很快就拿回来收据和二十元找头，交到陈羽飞手里。

陈羽飞将钱还给李红艳：“还给你啦！”

一直到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李红艳还有点回不过神儿来。她一直没弄明白陈羽飞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借她的钱呢，还是算她一个人请客呢？

“咣当”一声，是妈妈开门进来了。热死人的初秋天气，妈妈却穿着厚厚的劳动裤，脚上还套着一双长长的黑色橡胶靴。

“噢，艳艳回来啦。玩得好吗？”妈妈抹一把脸上的汗，急忙忙进到厨房去找什么，一边回过头来问李红艳。

“好，玩得很好。”李红艳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这样就好。以后多跟同学出去玩玩，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要钱用就跟妈妈说。不过也不能大手大脚，爸爸妈妈挣的都是辛苦钱。”妈妈找了一大包黑塑料袋出来，又匆匆忙忙出门去了。

李红艳继续坐在沙发上发愣。

星期一，李红艳走进教室时，陈羽飞正在声情并茂地向几个女孩子说着周末的休闲新活动。看见李红艳进来，她朝她很洋派地挥挥手，声音很大地“嗨”了一声，几个女孩子一齐转过头来

看李红艳。第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注目,李红艳脸都有点红了,她兴奋又慌乱地冲大家一点头。

陈羽飞继续刚才的话题:“钓上来的虾我们没有在饭店加工,加工费很贵的,不合算。”

李红艳眼巴巴地站在一边,盯着陈羽飞快速开合的两片红唇,她真希望陈羽飞能告诉大家:李红艳也去钓虾啦,并且,还是她买的单呢!

可是,一直到上课铃响起,李红艳也没能等到她想听到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李红艳一直有些心神不宁,她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是等陈羽飞他们还钱,还是希望能听到一声友好的“谢谢”,李红艳自己都不太清楚。并且,她也不愿意自己真的很清楚地去想这件事,这样,就显得她太小气了。对了,一定是自己太小气啦,所以一直牵牵挂挂,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完结。

其实,现在陈羽飞对李红艳是很友好的,每次李红艳对她微笑,陈羽飞都会以她特有的热情而略带夸张的方式回报给李红艳一个洋派的手势。受她感染,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见到李红艳也不像以前一样视而不见了,有时也会对她报以微笑。

这就够了。现在大家是朋友呀,朋友之间不言利。

李红艳现在变得有点快乐起来了。她觉得自己快要,不,是已经,进入一个小圈子了。

所以,当在座位上听陈羽飞和赵天在悄悄地商量给齐力买什么生日礼物时,李红艳觉得自己也应当参加。

“今天是齐力过生日吗?要是买礼物,也算上我一份吧。”李红艳大胆插言。

陈羽飞抬起头来看着李红艳,说:“我们准备买一个冰淇淋蛋糕送给齐力。冰淇淋蛋糕知道吗?现在最时新的生日蛋糕。”